

劉向新序

四

五七

服部文庫

417

2079

3





117  
2079  
3



新序卷第七

節士第七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為諸侯焉堯授舜舜授禹伯成  
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  
位而問焉曰昔者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焉堯授  
舜吾子猶存焉及吾在位子辭諸侯而耕何故伯成  
子高曰昔堯之治天下舉天下而傳之他人至無欲

117 1482(3)



也擇賢而與之其位至公也以至無欲至公之行示天下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舜亦猶然今君賞罰而民欲且多私是君之所懷者私也百姓知之貪爭之端自此始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見以是處野也今君又何求而見我君行矣無留吾事耕而不顧書曰旁施象刑維明及禹不能春秋曰五帝不告誓信厚也

桀為酒池足以運舟糟丘足以望七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為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

財故國安而身壽也今君用財若無盡用人若恐不能死不革天禍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  
去朝桀因囚拘之君子聞之曰末之命矣夫

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臣也畏死不言非勇士也見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遂進諫三日不去朝紂因而殺之詩曰昊天太憮予慎無辜無辜而死不亦哀哉

曹公子喜時字子臧曹宣公子也宣公與諸侯伐秦卒於師曹人使子臧迎喪使公子負芻與太子留守



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子臧見負芻之當主也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從之負芻立是爲曹成公成公懼告罪且請子臧子臧乃反成公遂爲君其後晉侯會諸侯執曹成公歸之京師將見子臧於周天子而立之子臧曰前記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不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亡奔宋曹人數請晉侯謂子臧反國吾歸爾君於是子臧反國晉乃言天子歸成公於曹子臧遂以國致成公成公爲君子臧不出曹國乃安子臧讓千乘之國可謂賢矣故

春秋賢而褒其後

延陵季子者吳王之子也嫡同母昆弟四人長曰遏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札札卽季子最小而賢兄弟皆愛之旣除喪將立季子季子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遏曰今若是作而與季子季子必不受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諸



侯乎季子皆曰諾故諸其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  
必祝曰天若有吾國必疾有禍予身故遇也死餘祭  
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而國宜之季子也季子使  
而未還僚者長子之庶兄也自立爲吳王季子使而  
還至則君事之遇之子曰王子光號曰闔閭不悅曰  
先君之所爲不與子而與弟者凡爲季子也將從先  
君之命則國宜之季子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而與子  
我宜當立者也僚惡得爲君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  
國乎季子季子曰爾殺我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

亂也爾殺我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  
已也去而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號曰延陵季子  
君子以其不受國爲義以其不殺爲仁是以春秋賢  
季子而尊貴之也

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觀劍不  
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爲有上國之使未獻也然其  
心許之矣致使於晉故反則徐君死於楚於是脫劍  
致之嗣君從者止之曰此吳國之寶非所以贈也延  
陵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劍不言



而其色欲之吾為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劍偽心廉者不為也遂脫劍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於是季子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許悼公疾瘡飲藥毒而死太子止自責不嘗藥不立其位與其弟緯專哭泣啜飭粥啗不容粒痛已之不嘗藥未逾年而死故春秋義之

衛宣公之子伋也壽也朔也伋前母子也壽與朔後

母子也壽之母與朔謀欲殺太子伋而立壽也使人與伋乘舟於河中將沉而殺之壽知不能止也因與之同舟舟人不得殺伋方乘舟時伋傳母恐其死也閱而作詩二子乘舟之詩是也其詩曰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於是壽閱其兄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其詩曰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又使伋之齊將使盜見載旌要而殺之壽止伋伋曰棄父之命非子道也不可壽又與之



偕行壽之母知不能止也。因戒之曰：壽無為前也。壽又為前，竊伋旌以先行，幾及齊矣。盜見而殺之。伋至見壽之死，痛其代已死，涕泣悲哀，遂載其屍還至境而自殺。兄弟俱死，故君子義此二人而傷宣公之聽讒也。

魯宣公者魯文公之弟也。文公薨，文公之子子赤立為魯侯。宣公殺子赤而奪之國，立為魯侯。公子勝者，宣公之同母弟也。宣公殺子赤而勝非之。宣公與之祿，則曰：我足矣。何以兄之食為哉？織履而食，終身不

食。宣公之食，其仁恩厚矣。其守節固矣。故春秋美而貴之。

晉獻公太子之至靈臺，虵繞左輪。御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虵繞左輪者，速得國。太子遂不行。返乎舍，御人見太子。太子曰：吾聞為人子者，盡和順。君不行私欲，恭嚴承命，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見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聞得國而拜，其聲非君欲也。廢子道不孝，逆君欲不忠，而使我行之。殆欲吾國之危，明也。拔劍將死，御止之曰：夫機祥妖孽，天



之道也。恭嚴承命，人之行也。拜祥戒孽，禮也。嚴恭承命，不以身恨君，孝也。今太子見禍，不拜，失禮。殺身恨君，失孝。從僻心，棄正行，非臣之所聞也。太子曰：不然。我得國，君之孽也。拜君之孽，不可謂禮。見機祥而忘君之安，國之賊也。懷賊心以事君，不可謂孝。挾偽意以御天下，懷賊心以事君，邪之大者也。而使我行，是欲國之危，明也。遂伏劍而死。君子曰：晉太子徒御使之拜，虵祥猶惡之。至於自殺者，爲見疑於欲國也。已之不欲國，以安君，亦以明矣。爲一愚御過言之故。

至於身死，廢子道，絕祭祀，不可謂孝。可謂遠嫌一節之士也。

申包胥者，楚人也。吳敗楚兵於柏舉，遂入郢。昭王出行，封豕長蛇，蠶食天下。從上國，始於楚。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吳夷狄也，夷狄之求無厭。滅楚則西與君接境，若隣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圖之。若得君之靈，存撫楚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君聞命矣。子其就館，將圖而告。子對



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休下臣何敢即安倚於庭  
牆立哭日夜不絕聲水漿不入口七日七夜秦哀公  
爲賦無衣之詩言兵今出包胥九頓首而坐秦哀公  
曰楚有臣若此而亡吾無臣若此吾亡無日矣於是  
乃出師救楚申包胥以秦師至楚秦大夫子蒲子虎  
帥車五百乘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  
戰而會之大敗吳師吳師既退昭王復國而賞始於  
包胥包胥曰輔君安國非爲身也救急除害非爲名  
也功成而受賞是賣勇也君既定又何求焉遂逃賞

終身不見君子曰申子之不受命赴秦忠矣七日七  
夜不絕聲厚矣不受賞不伐矣然賞所以勸善也辭  
賞亦非常法也

齊崔杼者齊之相也弑莊公止太史無書君弑及賊  
太史不聽遂書賊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又  
嗣書之崔子又殺之死者二人其弟又嗣復書之乃  
舍之南史氏是其族也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將復  
書之聞旣書矣乃還君子曰古之良史  
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岑鼎往齊侯不信而反之以



為非也使人告魯君柳下惠以為是因請受之請魯君請於柳下惠柳下惠對曰君之欲以為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於此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所難也魯君乃以真岑鼎往柳下惠可謂守信矣非獨存己之國也又存魯君之國信之於人重矣猶與之輓軌也故孔子曰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此之謂也

宋人有得王者獻諸司城子罕子罕不受獻王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

為寶爾以玉為寶若與我者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白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白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白金矣以和氏之璧與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取彌精其知彌拙其取彌拙子罕之所寶者至矣昔者有餽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或謂鄭相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得祿終身食魚

倉胡切公羊傳捕有白便精者曰食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採桑以爲  
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歌子贛聞之乘肥馬衣輕裘  
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冠絛葉冠  
杖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  
決子贛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  
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  
夫希世而行比周而交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  
慝與馬之飾憲不忍爲也子贛逡巡面有愧色不辭  
而去原憲曳杖拖履行歌商頌而反聲滿天地如出

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諸侯不得而友也故養志者  
忘身身且不愛孰能累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

晏子之晉見披裘負芻息於途者以爲君子也使人  
問焉曰曷爲而至此對曰齊人累之吾名曰越石甫  
晏子曰嘻遽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不辭而  
入越石甫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  
也今免子於患吾於子猶未可邪越石甫曰吾聞君  
子詘乎不知已而信乎知已者吾是以請絕也晏子



乃出見之曰向也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  
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幾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  
越石甫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為上客俗  
人之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有功免人於厄而反詘  
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子列  
子禦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  
好士乎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乘子列子出見使者  
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為

有道者妻子皆得佚樂今妻子皆有饑色矣君過而  
遺先生先生又辭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  
君非自知我者也以人之言而知我以人之言而遺  
我粟也其罪我也又將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  
且受人之養不死其難不義也死其難是死無道之  
人豈義哉其後民果作難殺子陽子列子之見微除  
不義遠矣且子列子內有饑寒之憂猶不苟取見得  
思義見利思害况其在富貴乎故子列子通乎性命  
之情可謂能守節矣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大夫有博通之知清潔之行  
懷王用之秦欲吞滅諸侯并兼天下屈原為楚東使  
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  
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  
人鄭袖共譖屈原屈原遂放於外乃作離騷張儀因  
使楚絕齊許謝地六百里懷王信左右之姦謀聽張  
儀之邪說遂絕強齊之大輔楚既絕齊而秦欺以六  
里懷王大怒舉兵伐秦大戰者數秦兵大敗楚師斬  
首數萬級秦使人願以漢中地謝懷王不聽願得張

儀而甘心焉張儀曰以一儀而易漢中地何愛儀請  
行遂至楚楚囚之上官大夫之屬共言之王王歸之  
是時懷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於此於是復用屈  
原屈原使齊還聞張儀已去大為王言張儀之罪懷  
王使人追之不及後秦嫁女于楚與懷王歡為藍田  
之會屈原以為秦不可信願勿會群臣皆以為可會  
懷王遂會果見囚拘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懷王子頃  
襄王亦知群臣諂誤懷王不察其罪反聽群讒之口  
復放屈原屈原疾聞王亂俗汶汶嘿嘿以是為非以



清為濁不忍見于世將自投於淵漁父止之屈原曰  
 世皆醉我獨醒世皆濁我獨清吾獨聞之新浴者必  
 振衣新沐者必彈冠又惡能以其泠泠更事世之嘿  
 嘿者哉吾寧投淵而死遂自投湘水汨羅之中而死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為人也公正而好義王使為  
 理於是廷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遂反於廷  
 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成政不孝不行君法不忠  
 弛罪廢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也伏斧鑕命在君君  
 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

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非廉也君赦  
 之上之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離鈇鑕刎  
 頸而死于廷中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孔子曰子為  
 父隱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司  
 直石子之謂也

晉文公反國李離為大理過殺不辜自繫曰臣之罪  
 當死文公令之曰官有上下罰有輕重是下吏之罪  
 也非子之過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下讓位受  
 祿為多不與下分利過聽殺無辜委下畏死非義也



臣之罪當死矣。文公曰：子必自以爲有罪，則寡人亦  
有過矣。李離曰：君量能而授官，臣奉職而任事。臣受  
印綬之日，君命曰：必以仁義輔政，寧過於生，無失於  
殺。臣受命不稱，壅惠蔽恩，如臣之罪，乃當死。君何過  
之有？且理有法，失生卽生，失殺卽死。君以臣爲能聽  
微決疑，故任臣以理。今離刻深不顧仁義，信文墨不  
察是非，聽他辭不精事實，掠服無罪，使百姓怨，天下  
聞之，必議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積於百姓，惡  
揚於天下，權輕於諸侯，如臣之罪，是當重死。文公曰：

吾聞之也，直而不枉，不可與往；方而不圓，不可與長。  
存，願子以此聽寡人也。李離曰：君以所私害公法，殺  
無罪而生，當死。二者非所以教於國也。離不敢受命。  
文公曰：子獨不聞管仲之爲人？臣邪身辱，而君肆行  
汙，而霸成。李離曰：臣無管仲之賢，而有辱汙之名，無  
霸王之功，而有射鉤之累。夫無能以臨官，籍汙以治  
人，君雖不忍加之於法，臣亦不敢汙官。亂治以生，臣  
聞命矣。遂伏劍而死。  
晉文公及國，酌士大夫酒，召咎犯而將之，召艾陵而



相之授田百萬介子推無爵齒而就位觴三行介子推奉觴而起曰有龍矯矯將失其所有蛇從之周流天下龍既入深淵得其安所蛇脂盡乾獨不得甘用此何謂也文公曰嘻是寡人之過也吾為子爵與待且之朝也吾為子田與河東陽之間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爭而得財廉士不受也文公曰使我得反國者子也吾將以成子之名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為人子而不能承其父者則不敢當其後為人臣而不見察於其君者則不敢

立於其朝然推亦無索於天下矣遂去而之介山之  
 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為之避寢三月號呼暮年詩  
 曰逝將去汝遠彼樂郊遠彼樂郊誰之求號此之謂  
 也文公待之不肯出求之不能得以謂焚其山宜出  
 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焚死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  
 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民之父母也今為濡足之  
 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昔者桀殺關龍逢  
 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洩冶而滅



其國故亡國殘家非聖智也不用故也遂負石沉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乎如仁與智吾未見也詩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此之謂也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饑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接履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餓者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東方有士曰袁族且將有所造而饑於道狐父之盜丘人也見之下壺餐以與之袁族目三餽而能視仰而問焉曰子誰也曰我狐父之盜丘人也袁族目曰嘻汝乃盜也何為而食我以吾不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縣名為勝毋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圓車故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不飲盜泉之水積正也族目不食而死潔之至也

鮑焦衣弊膚見挈畚將蔬遇子贛於道子贛曰吾子何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

疑蓋凝滯之義音凝定也字彙



至於此也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是與行也上不已知而于之不止者是毀廉也行與廉毀然且不舍惑於利者也子贛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汗其君者不履其土今吾子汗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將其蔬此誰之有哉鮑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醜而輕死乃弃其蔬而立槁死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狹則不深行特者其德不厚志與天地疑者其為人不祥鮑子可謂不祥矣其節度淺深適至而止

矣詩曰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公孫杵臼程嬰者晉大夫趙朔客也晉趙穿弑靈公趙盾時為貴大夫亡不出境還不討賊故春秋責之以盾為弑君屠岸賈者幸於靈公晉景公時賈為司寇欲討靈公之賊盾已死欲誅盾之子趙朔偏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首賊賊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趙朔不肯曰子



必不絕趙祀予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公孫杵臼謂程嬰胡不死嬰曰朔之妻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無何而朔妻免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朔妻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乎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之柰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立孤亦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

強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吾請先死而二人謀取他嬰兒負以文祿匿山中嬰謂諸將曰嬰不肖不能立孤誰能與吾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嬰攻杵臼杵臼曰小人哉程嬰下官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之縱不能立孤兒恐賣之乎抱而呼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也諸將不許遂并殺杵臼與兒諸將以為趙氏孤兒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兒乃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病卜之大業之冑者為祟景公



問韓厥韓厥知趙孤存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行衍皆嬴姓也中行衍人面鳥喙降佐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繆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匿之官中諸將入問病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兒孤兒名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

君命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病群臣固將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群臣願之於是召趙氏程嬰徧拜諸將遂俱與程嬰趙氏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氏田邑如故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思立趙氏後今子旣立爲成人趙宗復故我將不報趙孟與公孫杵臼趙武號泣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棄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皆先我死今我不下報之是以我事爲不成也遂自殺趙



武服衰三年為祭邑春秋祠之世不絕君子曰程嬰  
 公孫杵臼可謂信交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  
 吳有士曰張胥鄙譚夫吾前交而後絕張胥鄙有罪  
 拘將死譚夫吾合徒而取之出至於道而後乃知其  
 夫吾也輟行而辭曰義不同於子故前交而後絕吾  
 聞之君子不為危易行今吾從子是安則肆志危則  
 易行也與吾因子而生不若反拘而死闔閭聞之令  
 吏釋之張胥鄙曰吾義不同於譚夫吾故不受其任  
 矣今吏以是出我以譚夫吾故免也吾庸遽受之乎

遂觸墻而死譚夫吾聞之曰我任而不受佞也不知  
 而出之愚也佞不可以接士愚不可以事君吾行虛  
 矣人惡以吾力生吾亦耻以此立於世乃絕頸而死  
 君子曰譚夫吾其以失士矣張胥鄙亦未為得也可  
 謂剛勇矣未可謂得節也

蘇武者故右將軍平陵侯蘇建子也孝武皇帝時以  
 武為移中監使匈奴是時匈奴使者數降漢故匈奴  
 亦欲降武以取當單于使貴人故漢人衛律說武武  
 不從乃設以貴爵重祿尊位終不聽於是律絕不與



飲食武數日不降又當盛暑以旃厚衣并束三日暴武心意愈堅終不屈撓稱曰臣事君由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守節不移雖有鐵鉞湯鑊之誅而不懼也尊官顯位而不榮也匈奴亦由此重之武留十餘歲竟不降下可謂守節臣矣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蘇武之謂也匈奴給言武死其後漢聞武在使使者求武匈奴欲慕義歸武漢尊武以為典屬國顯異於他臣也

新序卷第七終

新序卷第八

漢 沛郡劉向著

明 新安程榮校

義勇第八

陳恒弑簡公而盟盟者其亮其家不盟者殺之石他人曰昔之事其君者皆得其君而事之今謂他人曰舍而君而事我他人不能雖然不盟則殺父母也從而盟是無君臣之禮也生於亂世不得正行劫於暴上不得道義故雖盟不以父母之死不如退而自殺以



禮其君乃自殺

陳恒弑君使勇士六人劫子淵樓子淵樓曰子之欲  
與我以我爲知乎臣弑君非知也以我爲仁乎見利  
而背君非仁也以我爲勇乎劫我以兵懼而與子非  
勇也使吾無此三者與何補於子若吾有此三者終  
不從子矣乃舍之

宋閔公臣長萬以勇力聞萬與魯戰師敗爲魯所獲  
囚之宮中數月歸之宋宋閔公博婦人在側公謂萬  
曰魯君孰與寡人美萬曰魯君美天下諸侯唯魯君

耳宜其爲君也閔公矜婦人妬因言曰爾魯之囚虜  
爾何知萬怒遂搏閔公頰齒落於口絕吭而死仇牧  
聞君死趨而至遇萬於門携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  
而殺之齒著於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趨君之  
難顧不旋踵

崔杼弑莊公令士大夫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指  
不至血者死所殺十八次及晏子晏子奉楮血仰天  
歎曰惡乎崔子將爲無道殺其君盟者皆視之崔杼  
謂晏子曰子與我我與子分國子不吾與吾將殺子



直兵將推之曲兵將勾之唯子圖之晏子曰嬰聞圓  
 以利而背其君者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  
 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謂不回矣直兵推  
 之曲兵鈞之嬰不之回也崔子舍之晏子趨出授綬  
 而垂其僕將馳晏子拊其手曰虎豹在山林其命在  
 庵廚馳不益生緩不益死按之成節然後去之詩云  
 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佛盼以中牟叛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  
 不吾與者烹大夫皆從之至於田單田單中牟之邑

人也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  
 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褰衣將就鼎佛盼脫履而  
 生之趙氏聞其叛也攻而取之聞田單不肯與也求  
 而賞之田單曰不可也一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不  
 為也賞一人以慙萬夫義者不取也我受賞使中牟  
 之士懷恥不義辭賞從處曰以行臨人不道吾去矣  
 遂南之楚

楚太子建以費無極之譖見逐建有子曰勝在外子  
 西召勝使治白號曰白公子西太子建之弟勝之叔父也勝怨楚逐



其父將弑惠王及子西惠王亦子西之姪惠王之叔也欲得易甲人姓

各陳士勒兵以示易甲曰與我無患不富貴不吾與

則此是也易甲笑曰嘗言吾義矣吾子忘之乎立得

天下不義吾不取也威吾以兵不義吾不從也今子

將弑子之君而使從子非吾前義也子雖告我以

利威我以兵吾不忍為也子行子之威則吾亦得明

吾義也逆子以兵爭也應子以聲鄙也吾聞士立義

不爭行死不鄙拱而待兵顏色不變也

白公勝將弑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拔劍而

屬之於屈廬曰子與我將舍子子不與我必殺子廬

曰子殺叔父而求福於廬也可乎吾聞知命之士見

利不動臨死不恐為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是

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有可劫乎子

胡不推之白公勝乃內其劍

白公勝既殺令尹司馬欲立王子間以為王王子間

不肯劫之以刃王子間曰王孫輔相楚國匡正王室

而后自庇焉間之願也今子假威以暴王室殺伐以

亂國家吾雖死不子從也白公勝曰楚國之重天下



無有天以與子，子何不受也？王子聞曰：吾聞辭天下者，非輕其利也，以明其德也；不為諸侯者，非惡其位也，以繫其行也。今吾見國而忘主，不仁也；劫白刃而失義，不勇也。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為也。白公強之，不可，遂殺之。葉公高率眾誅白公，而反惠王於國。

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

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既懼，何不返？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刎頸而死。君子曰：好義乎哉！

齊崔杼弑莊公也，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赴之。比去，餐則失匕，上車失軾，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鬪之聲，恐駭而死。人曰：不占可謂仁者之勇也。

知伯囂之時，有士曰長兒子魚，絕知伯而去之。三年



將東之越而道聞知伯鬻之見殺也謂御曰還車反  
吾將死之御曰夫子絕知伯而去之三年矣今反死  
之是絕屬無別也長兒子魚曰不然吾聞仁者無餘  
愛忠臣無餘祿吾聞知伯之死而動吾心餘祿之加  
於我者至今尚存吾將往依之反而死

衛懿公有臣曰弘演遠使未還狄人攻衛其民曰君  
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富者官人也君使官人與鶴  
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狄人追及懿公於榮澤殺之  
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號

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表因自刺其腹內懿公之肝而  
死齊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今有臣若此不  
可不存於是救衛於楚丘

芊尹文者荆之歐鹿彘者也司馬子期獵於雲夢載  
旗之長拖地芊尹文拔劍齊諸軫而斷之貳車抽弓  
於鞬援矢於箭引而未發也司馬子期伏軾而問曰  
吾有罪於夫子乎對曰臣以君旗拽地故也國君之  
旗齊於軫大夫之旗齊於軾今子荆國有名大夫而  
滅三等文之斷也不亦可乎子期悅載之王所王曰



吾聞有斷子之旗者其人安在吾將殺之子期以文之言告王悅使文為江南令而大治

卞莊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冬與魯戰卞莊子請從見於魯將軍曰初與母處是以三北今母死請塞責而神有所歸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曰母沒爾家宜止之請為兄弟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矣吾聞之

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又塞責滅世斷家於孝不終也



